

宋學士全集 二四



宋學士全集

卷二

宋學士全集

(四十二)

宋 濂 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宋學士全集

二十四冊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
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

宋

濂

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

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

卷二

贊

翰林學士宋公贊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陶凱

林溫

貝瓊

朱廉

曾士勗

錢宰

無名氏

蘇伯衡

無名氏

林靜

王禕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又

潛溪先生像贊二首

記

宋氏爲善堂記

宋氏世譜記

書宋氏世譜後

胡翰

留容

徐元

屠性

戴良

趙良恭

鄭濤

吳沈

許元

來復

彭韶

方孝孺

方孝孺

胡助

王禕

宋氏世譜序

宋潛溪先生祠堂記

宋學士祠堂記

浦江宋先生祠堂碑

移文

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

傳

宋太史傳

宋潛溪先生小傳

行狀

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行狀

雜文

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

謝太史公

祭文

方孝孺

戚雄

姜良翰

薛應旂

韓叔陽

王禕

鄭濤

鄭楷

戴良

方孝孺

黃溥

又

祭太史公八首

翰林學士宋公改葬祭文

翰林學士宋公祠堂祭文

翰林學士宋公改葬墓誌

重闢宋文憲公藏地碑

陳 璉

方孝孺

無名氏

無名氏

潘 璋

熊人霖

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二

贊

翰林學士宋公贊

天台陶凱

粹若春溫。運藻思以凝神。澹若秋雲。儼豐儀之出塵。近而視之。若淵魚之潛鱗。遠而望之。若天馬之逸羣。故能追先哲之軌範。勘往聖之典墳。理深明夫蘊奧。學允究於天人。士爭趨而問業。人盡慕於卜隣。采中林之蘭蕙。列清朝之縉紳。載筆直書於信史。吐辭制作於雄文。時鋪張於盛美。用黼黻於絲綸。是以進講內廷。入謁楓宸。侍宴每迎於朝旭。前席屢至於夜分。職兼贊善。道佐聖君。身不移於素操。志確守其真淳。巢阿閣之彩鳳。毓郊藪之祥麟。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。垂德澤於子孫者歟。

又

永嘉林溫

神完而氣充。業精而德崇。涵泳乎詩書之澤。從容乎禮法之中。其際遇也。雖無驅馳汗馬之勞。其製作也。則有黼黻皇猷之功。故誦其文者。慕之如祥麟威鳳。被其教者。挹之如霽月光風。撓之而不濁。扣之而不窮。蓋其積之也厚。故其用之也豐。噫。此所以爲大雅之君子。而當代之儒宗也歟。

又

樞李貝瓊

落落昂霄之霜木。溫溫宗廟之文玉也。才既全而闕然不形。學已至而歉然不足也。及遇時顯融。出入金

門而夷曠從容。不異於林谷也。宜介者化之而裕。悍者遇之而服也。人固莫窺其淺深。是蓋齊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。

又

烏傷朱廉

該貫羣經。融釋百氏。董生潛正。昌黎雄偉。泰和之運。明兩之間。進敷帝典。退演王言。文傳遠邦。功在後世。奎壁當天。江河行地。

又

臨江曾士昂

貌溫而氣和。粹然君子之像。學充而文高。蔚然當世之望。有山林巖壑之姿。居金馬玉堂之上。斯人也。其不以富貴自榮。而以道德相尚者耶。

又

臨安錢宰

氣之和也。佩玉其鏘。文之爛也。雲漢其章。是宜接武夔龍。齊驅班馬。煥乎金匱石室之光。

又

無名氏

恂恂其仁。溫溫其恭。純乎道體。粹然德容。學貫天人。才邁今古。當代宗師。後賢儀範。

翰林學士宋公贊

金華蘇伯衡

伯衡歸自京師。就見承旨先生於蘿山。獲見其小像。謹述贊辭。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。聊附姓名於羣賢之末云爾。贊曰。

挺然命世之雄。展也間氣所鍾。在躬皆清明之積。生色惟仁義之融。絕學繼乎千古之上。卓識出乎萬人之中。早年倜然逍遙於丘壑。識者推爲文章之鉅公。顧夙夜俛乎其進修。而意氣欲乎其謙沖。逮進逢於昌運。遂深簡於淵衷。信夫相親猶魚之有水。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。始終一誠。必責難而陳善。出入兩宮。斯言行而計從。忱忱焉爲國育材。休休焉樂善有容。凡入官之俊秀。多及門之冠童。典司筆削。足以彰善癉惡。敷爲制述。足以昭德表功。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。歸休山林。華夏仰其風采。不奉朝請。政事資其彌縫。蓋可見輿望之屬而宸眷之隆。此所以集斯文之福祉。聳鄉邦之文獻。爲一代之儒宗也。

又

無名氏

昭皇猷。煥天章。文之祥。御太和。扶綱常。道之昌。何德容之溫溫。而神氣之揚揚。於戲。此豈非掌制乎玉堂。而壽斯文於靈長者乎。

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

門人
吳興林 靜

天付斯文於人也。豈偶然哉。必有不合而同。不期而至者。故吾夫子與朱子。生同庚戌。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。又於是歲。人謂聖賢之出。鍾靈降秀。爲世禎祥。天之所畀。信乎其不偶也。周室旣衰。先王之道。如日斯晦。微夫子六經孰正。人道孰明。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。時降道汙。寥寥千有餘年。乃能集其成。會其要。得吾夫子之指歸者。其惟朱子乎。公乘文明之運。贊一代之治。以其餘力。使學者復古。屏棄科第之趨。一闡於理義之學。其功不在朱子下。海宇之內。一人而已耳。然則夫

子之道被於萬世。當時仕止乎魯。朱子在宋。號爲尙文之國。立朝僅四十日。終厄僞學。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。澤能加於人。文可垂於世。光明峻大。照耀無窮。豈天之付公者獨厚。公之報乎天者。亦將未艾也。公年六十八。卽謝政。天子數留止公。公固辭曰。天道惡盈。人道止足。辭意誠款。上知不可強。乃止。益見公進退從容。皆合乎道。宜其居爲儒宗。出爲勳德。以文華國。以道佐命。實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。世之論公者。徒以文學際遇爲事。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。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。靜也不敏。游公之門頗久。四方之士。爭欲誦其言。識其人。有不可得。因寫公像。刻而傳之。非惟表公之德業。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。謹敘而贊曰。

天開明廷。實生儒英。光儲岳降。維戍在庚。燿燿其氣。濯濯其精。昔潛今顯。爲國之禎。明珠在川。美玉在山。公貌之清。風行雨潤。蘭含芝蘊。公德之馨。如鳳之鳴。如龍之騰。如雲之變。如霆之轟。公文之宏。豈惟三者。以聖爲程。乃補袞職。乃持文衡。天子曰都。汝執汝經。往導胄子。夔職是膺。公拜稽首。揚言於庭。九卿百辟。尙其典刑。九域八蠻。慕其光聲。助垂竹帛。貌寫丹青。公告天子。乞我頽齡。亦有子孫。嗣我簪纓。公歸自朝。詞林之榮。懸車講學。衿佩日盈。回視河汾。厥澤弗稱。我從公游。春服旣成。山阿水涯。載止載興。毫分縷析。物無遁形。思我道義。樂我性情。我贊公像。德不可名。天高地深。令聞永貞。洪武十二年七月初一日。

又

烏傷王 禕

外和而神融。內充而面晬。衣冠雖晉人之風。氣象實宋儒之懿。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。養氣以任天下

之事。隱則如虎豹之在山。出則類鳳麟之瑞世。後乎千載而有存。中乎兩間而無媿。此蓋古君子之所難。然吾謂斯人之必至。

又

金華胡翰

神若天游。色如春熙。浮游一世之間。發揮千載之奇。人皆推其才美。而曷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。

又

青田留睿

有粹其容。心廣而體充。有碩其學。一時之所宗。曷不置於館閣之上。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。將尙友乎當世。非斯人吾將適從。

又

蘭溪徐元

德之盛者。貌必充。積之厚者。用必豐。觀其雄偉俊逸之氣。恢博宏大之學。豈幅巾短褐。久處於山林之中。鄉之先達。凋謝無幾。繼後而光前者。衆咸推仰於公。異日攄經濟之蘊。垂蓋世之功。寫圖於麒麟淩烟之上。吾有望於英風。

又

會稽屠性

不顧而長。何氣之昌。不露而揚。何言之章。空谷白駒。玉堂金馬。豈無伊人。風斯在下。

又

浦江戴良

以公爲優於德耶。則其才學之卓然者。固以披豁乎心胸也。以公爲優於才耶。則其德行之粹然者。固以

洋溢乎容也。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。則其所以自處者。又皆不有於其躬也。夫德者。乃才之所資以發。而才者。乃德之所賴以充也。二者皆公之所有。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。曾不足以知公者也。嗚呼。若公者。其殆有若無。實若虛。以慕夫顏子之遺風者乎。

又

蘭溪趙良恭

澄不清。撓不濁。涵天和。闡聖學。用之弘。施物博。藏之固。守道確。淑後進。推先覺。珠媚淵。玉完璞。輝日星。耀山岳。偉德容。敦涼薄。

又

浦江鄭濤

辭章不起以載道。則詆爲淫言。解詁不足以明經。則斥爲贅語。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。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。所以金玉道德。浮雲富貴。不爲外物之所遷。惟知天命之可畏。獨處一壑之間。思通千古之祕。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。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。

又

蘭溪吳沈

天地之間。文爲至異。自人生以來。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。而惟文章之士。則可得而數計。蓋其奪元氣之精華。發鬼神之幽祕。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。而旣生之。則必栽培以成器。有美君子。局度凝邃。才高而行則能謙。志豪而學則甚粹。接諸公之踵武。會羣言之原委。蕃於胸臆者。浩乎江流之深。舒爲辭章者。粲如春葩之麗。信真宰之鍾奇。俾文脈之有繫。處山林而著書。登玉堂而掌制。雖隱顯之不可必。而在在我者。

可以無媿。惟嘗知之真者慕之深。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。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。

又

金華許元

氣充以完。貌端而和。蓋其積於中者。日以益厚。故其發乎外者。粹然而無頗。知方進而未已。撫年壽之尙多。寧勇謝乎簪裾。而終冥情於薜蘿。瞰潛溪之汙汙。仰長山之峨峨。每培高而浚深。曾遑恤乎其他。

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

豫章來復

古之君子。以文明道。登名於詞苑者。千有餘家。其能卓然爲天下後世所師宗者。不數人焉。自三代以降。若太史公。特起於漢。韓昌黎。獨拔於唐。歐陽文忠公。勃興於宋。虞文靖公。傑出於元。其統宗會要。卓爲大家。此蓋公論之不可掩者也。迨我皇朝。混一海宇。文運肇興。光嶽之氣。彌綸盛大。凡其所制作。振耀前古。然於其間。操觚執翰。煥焉獨當於文衡者。則景濂其人也。公金華大族。生質粹美。博通經史百家。至於釋老之書。無不研味。而探賾焉。故其發爲文詞。雄深峻潔。義理精到。讀之如龍騰大谷。蛟起長川。雷激雲奔。濤瀾震湧。千態萬狀。莫可得而端倪也。雖然。特見諸文辭之雄者。迺其清心寡欲。處榮不矜。履道超然。夷險一致。則又有高世絕塵之風。嗚呼。景星鳳凰。世不常覩。出則必爲太平之徵。惟公出處用舍。實有繫於斯文之重輕者矣。余託交方外。跡疎而心親。今因其門人黃叔陽。以公畫像見示。求余言。余忘言久矣。以公相契之深。不敢辭。姑述梗概而爲之贊。然觀者當以無相爲相。無文爲文。則庶幾與公相忘於物表矣。辭曰。

文章之宗。垂耀百世。聿紹賢傳。至道斯寄。希音寥寥。或翕或張。不有作者。曷振其綱。允矣潛溪。才辯宏博。伊洛源委。孟韓渠箋。珠聯璧貫。大放厥辭。崑崙渤海。名聲四馳。進登文垣。任專國史。夙夜敬承。以佐天子。酬應萬變。素履泊如。卷舒無迹。雲行太虛。顧瞻浙河。際天莫極。璨璨光儀。金華千尺。我作贊言。於象何有。後人是師。泰山北斗。

又

彭韶

春日載陽。列宿繁張。江漢湯湯。是爲先生。德容之粹。文名之高。學問之長。外裔輔夏。復我綱常。功在萬世。曷其敢忘。

潛溪先生像贊二首

方孝孺

星斗之文。江海之量。優游玉堂。爲天下望。名不係乎寵辱。心無與乎得喪。世何幸而見之。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。漢唐之上也。

道術可以化天下。而遇合則安乎命也。該博可以貫萬世。而是非不違乎聖也。無求於利達。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。無取於患難。故遐陬絕域而中志未嘗病也。卓然間氣之挺出。粹然窮理而盡性也。事功言語傳於世者。乃其緒餘。而其所存之深。所守之正。撓之而不倚。挹之而不罄也。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。待知己於後世。而非適意於俄頃也。彼外物之往來。何足以累其大全。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。

記

宋氏爲善堂記

方孝孺

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。顯考爲禮部尙書。制詞皆皇上所親製。以爲公之顯融于今。皆祖考爲善所致。公旣嚴奉以歸。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。祭于家。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。以修上之恩。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。適成。乃取之制詞之意。名之曰爲善。所以昭先德。且教後人也。君子之爲善。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。然其厚薄久近。各以類而應。此天道之必然。不可誣也。自夫異端之說興。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。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。與家。延及後昆。而報及來世。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。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。而誠於爲善者寡矣。夫善者。天之所賦。人之所有者。由乎仁義忠信。而行乎家。推之以及乎人。大之被於衆庶。皆義之宜爲爾。豈望其報哉。望乎報而爲善。雖所爲合於義。猶爲利也。公之先十餘世。退然處乎田里。修詩書禮讓之教。行集于身而不耀。德施於人而不居。其所蓄積者厚矣。一旦大發于公之身。文章被宇內。名譽蓋天下。位乎朝廷。而推榮二代。潛休隱德。見稱於聖主。而大白於四方。由是宋氏之善。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。其先豈預斬其至此哉。雖公亦不預斬其若此也。不預斬其若此。而天卒莫能違。此善之至者也。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。揭而志之。使後之人取法焉。亦可謂能教矣。雖然。教之以名。不若以身之爲愈。教諭君年七十餘。慕古人之道不息。日坐乎斯堂。訓其子孫者甚至。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。爲善之澤。其有既乎。若上之褒寵宋氏者。殆不止乎斯而已也。某公之門人也。尙能爲公道之。